

近日,广州美术学院陈海教授回到故乡海南,带回他一系列备受同行称赞的小风景画,这些画装满了陈海对故乡的记忆和青春的怀恋。无论是对于艺术、还是生活,性情爽朗的陈海一直保持着一种真诚、坦率、毫不做作的态度。

画下对故乡和青春的怀恋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海



艺术家档案

陈海,海南文昌人,中国美协会员,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名油画家。

翻开这批三十多年前的旧作时,似乎把记忆的匣子打开了。

海南岛是我的故乡,出生于此,成长于此。依稀记得小时候喜画连环画中的人物,还画过坐着拉二胡的爸爸。大约是小学五年级左右吧,在云南艺术学院任教的叔叔回乡,给我们几个侄子、侄女画了素描头像,画得很逼真,我觉得很神奇,也无限地崇拜叔叔。

文化大革命后到屯昌去读中学,因有些绘画的能力吧,时常在学校的大批判专栏画些政治宣传画。后来回海南侨中读高中,连红卫兵都不是的我竟然还当上了学校红卫兵营出版组的组长。这些都是旧事。高中毕业后,我有个机会到云南投靠自己小时候最崇拜的在美术学院教画画的叔叔。结果在云南一呆便三年多,当然不是闲呆着,而是尊重自己小时候的愿望,希望能跟着叔叔学些绘画的真本事。于是,叔叔把他的那辆旧单车让我蹬着在昆明城里城外地到处写生,而他自己则是天天走多半个小时的路程去上班。记得当时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吴冠中、罗工柳等老前辈的小幅风景写生,他们的小风景写生我反复临摹多次。于是,昆明大街小巷、滇池边、苍山上、洱海边,可以说我无处不漏地进行着所谓的写生。其实我当时并无何基础,也谈不上审美,仅凭自己的爱好并在叔叔的指点下,像写日记一般地日复一日地记录着我所见,记录着我对某些场面、环境的独特感受。这些记录于是变成了现在的记忆。

1975年有个招工机会,于是我便回到了海南并进入了当时很红火的椰雕工艺厂,我感觉自己所谓一技之长应可得到某种发挥吧。但在学徒班的工作似乎也并无太多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当时工厂里有采购员经常要出差到岛内各地去收购红藤籽、贝壳、椰壳等工艺制品原材料,于是恳求与自己较相熟的韩姓采购员把自己带上当副手,借着到各地收购原材料的机会,外出走走。我把小画箱带上,每到一地把工作完成后便抓紧进行自己风景写生,把感兴趣的东西记录下来。

年轻时曾很崇拜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记得那些英雄好写日记,把自己想的、做过的事记录下来,一旦不幸牺牲后,这些日记里的某些豪言壮语便成了我们年青人学习的榜样。但自觉得文笔并



海口船厂

不好,想来也只有画画可以把自己所见所想记录下来,于是这便成了我的生活习惯,在工厂的三年多时间里,平时总是利用周末或下班后的空闲时间与一班志同道合的画友王家儒、蔡平、戴幕平等骑着单车出没于海口长堤、钟楼、海关大楼、海甸岛及海口周边地区,当时我们这班“文艺青年”不时会向海南艺术馆的张应中老师讨教(张当时的小风景画可以说画得出神入化,是我们无限崇敬的老师)。张应中对我们这班“穷小子”并不嫌弃,总是大方赐教,还把他自己的精品供我们学习研究,可说与我们是忘年之交,良师益友。我当时能取得一些进步全因拜他所致,在我考上广州美院之后曾到长沙去拜访他(他那时已调长沙艺术馆),他还把自己精品写生二幅赠我保存,我一直对张应中老师心存感恩。另外,让我在那个时期在绘画

上有机会得到锻炼与提高的还有当时市文化馆的吴礼泉、潘正沂老师,他们时常把我从工厂抽调到市文化馆进行文艺创作,在当时这种机会对每一个文艺爱好者来说都是无比珍贵。还记得打倒“四人帮”后市里要画一幅“你办事我放心”的巨型宣传油画时,把我与现在海南大学任教的王家儒都抽调到市文化馆进行创作,于是便有了当时海口市最为大型的一幅引人注目的户外油画。

直到恢复高考,我有幸考上了广州美院。当时广州美院油画系在中南五省只招十五名学生,我与何坚宁有幸能名列其中,所占比例不小,实在是一种幸运。读大学后画小幅画逐渐减少。但还是没断,甚至在九十年代我到法国进修期间亦仍带着小画箱在巴黎街头出没,所有这些如日记般的记录,现在都成了我的记忆……

理想与真实——陈海的艺术

文\本刊特约撰稿 严善錞 邵宏 黄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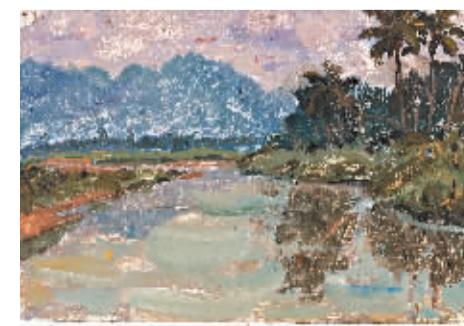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海以海南考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录取。在这所中国南部最高的美术学府里,陈海和那些十几年积累下来的中南五省的绘画尖子们,玩命般地学习。入学不久后,陈海的一幅十分地道的苏派石膏素描《阿里斯托芬》被浙江美术学院的学报《新美术》登载,后又被收入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素描丛刊》中,成为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学习范本,这使他非常亢奋。自信激发了他对绘画的更加酷爱,他像一个天真、贪婪的孩子,痴情地收着眼前新奇的艺术世界。和全国其它美术学院一样,1970年代后期的广州美术学院,传授的也基本上都是陈海熟悉的苏俄的那套教学体系。但是,年青人在经受进一步的严格的训练同时,已经开始把自己的艺术触角大胆地伸向了在当时颇有异议的印象主义、表现主义领域。梵高、莫迪格尼尼等一些画风与苏俄画派迥然不同的艺术家名字,开始在他们中间慢慢地流传起来。他们偷偷地把那些陌生画家的笔触和色彩,别扭地塞入课堂作业中,引起了指导教师的困惑。没过多久,他们又把夸张的造型带进了命题创作中,招惹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在陈海现存的二年级的一幅油画人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印象主义以后的西方绘画的兴趣。这幅按当时的观点看来几乎创作的人体课堂写生,显然违背了教学大纲中的忠实刻画对象的原则,女裸的轮廓均由红色勾出,就连头发、眉眼都不例外,背景由各种不同的几何图案组成,几乎平涂,颇似克里蒙特的画风。不过,在作画的步骤上,我们还是能很明显地看出苏派的那种直接画法的痕迹。

《校园》是陈海的毕业创作,白色的晨曦透过露气弥漫的胶林,衬托出三个采胶女工的丰腴身影。画面的空间处理虽然采用的是写实主义惯用的焦点透视法,但在人物和道具的造型及整个画面的色彩处理方面,却带有较强的装饰性。这幅画被刊登在多种报刊上,是一幅较受社会欢迎的作品,而陈海自己并不满意。确实,比起那些扎实而富有表现力的习作来,我们认为《校园》这幅毕业创作并未反映出陈海真实水平来。在一篇自叙中,陈海坦率地承认自己在主题性创作方面的不足,尤其是当他看到同时期四川美术学院学生的毕业创作时。他的这种对自己真实、坦然、谦逊的态度,是当代艺术家中最难得的一种品质,它不仅使他的艺术赢得了真正的观众,也使我们懂得了艺术在生活中本来的意义。

曾与陈海五年为邻的李行远,在《我眼中的陈海和他的画》中这样写道:

陈海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一位明事达理的教师,一位勤恳的艺术家。他个子高高大大,蓄着一把漂亮的大胡子——按这外貌,他本应该去扮演美国西部片中那些骑着高头大马、手提猎枪的牛仔。他人缘好,画缘亦佳,因为他的画让人觉得平和、安定,却又不是媚俗的那种。有些人总是以为艺术家一定是性格偏执、情绪激烈才显得有个性、有深度,实是偏见。

听到这些,读完这些,我们也这样突发奇想地寻思起来:假如今天的艺术家都能像陈海那样真诚、自然、毫不做作地对待生活、对待艺术。那么,我们的艺术是不是就会变得有教养起来,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会变得更有价值些呢?



万泉河畔



海口新港